

景明刻本子

彙

九



鄧析子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  
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

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  
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  
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  
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  
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  
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歆於是乎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

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  
詩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  
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  
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  
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  
類謹第上

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其大旨訐而刻其間  
時剿取他書頗駁雜不論豈後人附益之與

鄧析子

名家一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  
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  
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  
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  
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  
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  
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

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踈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

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已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於外囿鈎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囿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廬之不士呂子之蒙耻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

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  
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  
里。帷幄之竒。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  
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  
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  
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  
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



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  
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  
主大憂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鏹  
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  
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  
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

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  
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  
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  
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  
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  
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  
爲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  
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  
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也

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辨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惓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馬

夫木擊折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險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間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  
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  
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  
治豈在振目搯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  
踈故遠而親者忘相應也近而踈者忘不合也就而不  
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  
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  
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又惑於此今轉之在已爲哀  
在他爲悲在已爲樂在他爲喜在已爲嗔在他爲怒在  
已爲愁在他爲憂在已若扶之與携謝之與議故之與  
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  
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  
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  
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  
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  
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  
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

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叅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

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  
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誅  
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邪故  
遂於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趾所不可桀者乃聖人  
之罪也欲之與惡善之與惡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  
之與傲四者失之脩故善素朴任惓憂而無失未有脩  
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爲善者  
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  
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

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  
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  
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  
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慎齋法聖入世要世罕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  
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  
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滛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  
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  
耻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



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  
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  
桀誅龍逢紂剗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  
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  
重山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踈之踈  
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  
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  
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  
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淫辭之端臣下閔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君與之罰因其

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  
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爲君無堯舜之才而慕堯  
舜之治故終顛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  
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  
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  
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  
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  
於情故抱薪加火爍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

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此之謂君曰亂君  
國曰亡國

智者寂於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退無  
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謂虛妄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  
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  
術則存於不爲也

鄧析子

禮林

兩限

以天不之昏

其公可天丁之目

賦苦

昏者

固曰

明者

如曰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山陽仲長氏撰定

按高氏曰尹文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  
法術權勢大畧則學老氏而雜申韓者也仲長統序  
謂文學於公孫龍按龍客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  
距齊宣王歿四十餘年矣則文先于龍非學于龍者  
也以莊子所稱格之文之術又近于兼愛蓋其學駁  
矣

尹文子

名家二曰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  
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  
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  
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  
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  
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  
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



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  
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  
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  
方員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  
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  
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  
曰命物之名方員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  
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  
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

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

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  
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  
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  
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  
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  
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踈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  
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踈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  
又復一名名之察者名賢不肖爲親踈名善惡爲賞  
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  
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

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  
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  
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  
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  
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  
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  
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  
苦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  
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  
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

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  
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  
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  
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  
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  
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  
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  
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  
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  
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

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  
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  
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  
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  
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  
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  
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  
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  
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  
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倅之巧不貴

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  
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  
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  
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  
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  
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  
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  
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  
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  
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

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  
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  
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  
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  
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  
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  
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  
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  
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  
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



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  
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  
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  
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  
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  
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  
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衆  
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  
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  
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

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  
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  
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  
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  
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  
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  
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  
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  
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  
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

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

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闢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

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

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  
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  
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逆棄殃可銷於是遽而  
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  
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  
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  
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  
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  
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  
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

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  
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  
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  
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  
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  
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奔莒旣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  
入故齊人立之旣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  
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  
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

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



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  
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  
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  
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  
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  
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  
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  
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  
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  
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

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  
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  
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少  
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  
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  
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  
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  
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  
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  
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

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  
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  
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  
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  
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  
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  
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

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  
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  
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  
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  
惑此尤佞辨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辨者雖不能熒惑鬼  
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  
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  
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  
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

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竒用  
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  
不能亂竒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  
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  
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  
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  
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  
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  
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  
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

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  
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  
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  
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  
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  
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  
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  
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  
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  
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

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

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



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  
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  
賤者有請踈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踈之以其  
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  
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  
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  
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  
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  
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  
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

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  
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  
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  
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  
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  
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  
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  
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  
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

終

子彙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p> <small>           皇朝不... 其... 之... 聖... 天... 富... 者... 之... 德... 與... 者... 之... 德...         </small> </p>
--	--	--	--	--	--	--	--	--	--

公孫龍子

名家三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

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

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垂實乃

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馬

謂白馬為非馬也白

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

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

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

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

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

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

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

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

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

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

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

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

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

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

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

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夫是仲尼異楚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

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

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

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

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

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

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

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

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

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

詎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

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

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

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

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



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  
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  
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  
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  
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  
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  
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  
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  
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  
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

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

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故龍以子之言有似

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

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

論而齊彼我之謬故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

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

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况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

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  
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  
命名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

曰求馬黃

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

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

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使白馬乃馬也是

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設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

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

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

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

矣

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

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曰以馬之有

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眾馬審矣曰以馬之有

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

為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

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而如

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

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

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

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

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

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賔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

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  
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  
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  
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

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

黃馬乎賓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  
曰未可也

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黃馬為非

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

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眾馬形也而獨

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為馬也而取  
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

相依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  
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踈夷狄則夷狄叛矣勤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  
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

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

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雜白

是為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

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

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

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

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

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

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靖亂也

馬非馬 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背踈則踈者叛矣踈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踈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舍於親踈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

非混一歸於無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指皆謂是

故曰而指非指 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

也指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

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

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下天

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

也適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

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非指

之物莫不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不物

妄相指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者物莫非

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天

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

萬曆四年刊

公孫龍

二

郭仁六百三十



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有其實而各

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

兼不為指物皆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以有

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為指謂物也無

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此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

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非

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

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

指故非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

指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  
指為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  
天下有指無物指

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  
者誰謂有指為非指乎誰

謂有無物故非指  
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  
乎明本無指也

與為指  
反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  
萬物萬殊各自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

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  
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如白與馬為二物  
不可合一以為二  
曰二有右乎

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左右合一位也不可  
合二以為左明二  
合二以為右亦不可

必無為一之道也  
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  
乎曰不可

不可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  
以為二明一無為二之道也  
曰左與右可

謂二乎曰可

左右異位故可謂二

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

一不可謂

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

可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一而變為異類如鯤化為鵬

故舉右以明一曰變隻鯤鵬二物隻以變為二矣曰右

百變而不改一曰變隻何得不謂一變為二乎曰右

鵬化為鵬一物化為一物如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

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安曰

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柰何羊合牛非馬假令

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為一明矣牛

合羊非雞變為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左曰何哉曰羊

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

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

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為有餘矣以羊

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

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 羊有

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

之不同也

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為羊又謂羊為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

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為也

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

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

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

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

馬與牛羊若此之懸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

矣羊一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為

馬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

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

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上云羊合牛今曰牛合

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馬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為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

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

之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曰他辯曰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

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

羊牛各礙於一物不相盈故又責以他物為辯也夫青不與白為青而白不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

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

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曰相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

若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

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

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

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辨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

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

各正其所舉則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

萬曆五年刊 裴龍七百〇三

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

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

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

君之所以亂由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

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

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

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為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青白爭而明也青爭

白明俗謂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其色碧也

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碧

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碧

其雞也其與暴乎

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為暴之類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

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之政

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非正舉者名實

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

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容

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

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垂於實則實不

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

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



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矣曰得其所白不可謂

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

也之石猶比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曰視不得其所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

者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

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

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

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

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

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  
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  
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三不可謂  
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

藏也  
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  
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

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  
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

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柰何  
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  
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

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  
盈也二物相盈必矣柰何謂之自藏也  
曰得其白得

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

也  
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名者自有白之實  
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

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  
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

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  
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亂孔穿對辭於趙

平原家載三耳  
蓋以此為篇辨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

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脩長也白石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

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脩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

惡乎甚石也  
萬物通有白堅是不定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

且猶不能定安能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  
獨於與石同體乎

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實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

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無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

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曰堅白石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曰

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

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

藏故孰謂之不離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

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誰謂曰目堅不藏乎白離於手而手不知白誰謂白不離乎

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

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任各異故曰

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

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

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者

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

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白固不能

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

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

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

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

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

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

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

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

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

不因是天然而自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

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

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

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

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且猶白以目

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不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  
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  
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離堅以手而手以  
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  
插是插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  
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插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  
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  
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耳目之  
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  
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况六合之  
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  
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  
不相雜也各各趨變不相湏也不相湏故不假彼以成  
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冥即事  
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  
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浮也

###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也物以物其

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脩廊廟制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

過差各當其物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

故謂之實也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離位使官

器用過制或僭於上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或濫於下皆非其位

有尊卑小大異數各得其位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

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

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正其實

正矣其實正則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

衆正皆正矣名當於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其彼此則彼謂

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謂此而此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行也

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於此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

不當而當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彌不當也故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群

物不應其命矣以不當忿物之不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已矣故彼

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

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

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

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

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

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

萬曆四年刊  
系  
五  
胡存六百千四



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

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

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

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

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

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辯以敷王道之至大者也

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曰唯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慎之者

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

公孫龍子

終

命也發然賦命而各於其類而始實也而始

慎子

法家一

趙人慎到

威德一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  
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  
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  
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  
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  
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  
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

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  
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  
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  
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  
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  
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  
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  
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  
爲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  
鈎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

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君  
動事分由慧定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  
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  
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  
賞下無羨財

因循二

天道因則大

因百姓情遂自然性則功高而道大化則細化民從我非物所樂其理偏狹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  
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  
入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

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謂之因

民雜三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爲下易矣易爲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

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瞻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瞻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德立四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  
群妻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  
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  
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  
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  
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

君人五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  
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  
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

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鈞非以策鈞爲過於人智所  
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法  
之所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  
下和矣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以下十二條載意林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鬻髮識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踈族家貧則兄弟離

不聰不明不能玉不聾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



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按漢志四十二篇唐志十卷滕輔註今纔五篇非全  
書也周氏涉筆稱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  
情主法而責於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  
末則全書宋時已亡逸矣馬氏意林掇取十二條具  
不見五篇中蓋采諸全書者今錄以附篇末云丁丑  
夏日潛菴子志

慎子 終

冥日

不具

未限

辭生

書也

姓第志四十二篇書志十卷

鬼谷子

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於鬼谷梁有陶弘景注三卷又有樂壹注三卷從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亂邦家監修國

史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述害忠計賢潰泮家盪外園  
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  
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  
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  
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  
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  
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  
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  
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  
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

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  
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  
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  
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  
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  
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  
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  
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  
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

知章

知章  
唐人



鬼谷子

縱橫家一

捭闔第一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  
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  
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  
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  
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  
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技巧短長夫賢不肖  
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  
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



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捍反之以求其實貴得  
其指闔而捍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  
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  
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捍  
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捍之  
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  
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  
自爲之慮故捍者或捍而出之或捍而內之闔者或闔  
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捍闔者天地之道捍闔者以變動  
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

矣。押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押闔，制之以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押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

所不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  
小無內爲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  
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  
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  
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裨闔也此天地  
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徃覆以驗來反以  
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  
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

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巳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且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巳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

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臉欲高反下  
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救其辭同聲相呼實  
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救下此聽真僞  
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  
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  
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  
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  
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  
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  
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

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捷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

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 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捷而內合上暗不治下

亂不寤捷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抵巇第四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



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  
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  
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  
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  
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  
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  
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  
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  
捍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  
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

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或伺候見巔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

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  
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踈孰愛孰憎心意之慮  
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鈎  
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  
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  
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  
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  
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

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  
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  
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  
不爲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  
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  
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  
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  
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  
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

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籍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科

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  
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踈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  
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  
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  
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  
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  
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  
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  
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

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  
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  
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  
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  
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  
慮故觀蛭飛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  
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  
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

微而去之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  
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  
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  
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  
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  
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  
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  
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  
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



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  
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  
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  
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  
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  
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  
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  
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  
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  
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

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鈞幾也佞言者誦而于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戚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

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  
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  
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  
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  
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  
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  
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  
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  
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

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  
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  
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  
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  
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  
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  
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  
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  
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  
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

奇

謀篇第十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  
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  
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  
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  
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  
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

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

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  
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竒竒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  
主者必與之言竒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  
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  
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  
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  
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  
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  
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

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善至於誘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竒之所托若



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踈遠故其有使失  
利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  
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  
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  
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叅  
之平素可則決之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  
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  
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  
可則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  
難爲者故先王乃用著龜者以自決也

符言第十二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  
損有主位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  
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  
則無不知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術曰勿  
堅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  
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有主德用賞  
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  
見聞者莫不闇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君  
有主貴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

前後熒惑之處安在有主問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  
之長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之  
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  
故能父長有主因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生  
亂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開閉不善不見  
原也有主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千里之外  
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變更有主恭循名而  
爲實安而完名實相生反相爲情故曰名當則生於實  
實生於理理生於名實之德德生於和和生於當有主

名

轉丸第十三 七

胠篋第十四 七

陶弘景曰或有取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  
鬼谷之書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胠篋  
乃以聖人爲大盜之資聖法爲桀跖之失亂  
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驅一代  
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  
焉或曰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

卷之三  
三

果亦不... 有主明心為

所以求... 則不

故能又長... 國人士

亂家于其... 無世也

原也... 有主

隱... 之中

為實... 父下

胡... 菊

胡... 菊

胡... 菊

轉... 菊

鬼谷子外篇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  
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  
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  
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  
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  
者神乃爲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  
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爲一而知之者內循  
練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

於化物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  
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  
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  
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  
身謂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  
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  
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有所欲志存而  
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  
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

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  
胃中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  
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  
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氣不固  
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  
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  
氣虛則喪其神矣神喪則髣髴彷彿則叅會不一養志  
之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  
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滕地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



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  
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  
神者得則凝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  
無由心矣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  
聽之候之也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  
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無爲而求安  
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  
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  
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  
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

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秤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審於唱和以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

散勢法鷲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失威

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則不散勢散勢者待間而動而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畧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興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

觀神明之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  
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  
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  
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  
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損允法靈著損允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  
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  
於事允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  
聖人不爲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  
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後爲之謀自然

之道以爲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  
皆爲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允威其機危乃爲  
之決故善損允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於萬  
仞之谿

### 持樞

陶弘景曰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  
理不盡或編簡既爛本不能全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  
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  
復不别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  
綱也

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  
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  
養使小人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闕坑或當伐害能  
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  
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  
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聞聲和音解仇  
鬪郤綴去卻語攝心守義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  
持樞中經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生也可  
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

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  
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郅而去之聞聲和音  
謂聲氣不同則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  
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  
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鬪郅謂解羸微之  
仇鬪郅者鬪強也強郅既鬪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  
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耻其宗故勝者鬪其功勢苟  
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  
是也郅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脇而并綴去者謂綴

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  
可爲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  
而去之卻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  
短驗之動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  
蓋藏而卻之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攝心者謂  
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驚以竒怪人繫其  
心於已効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遭淫酒色  
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  
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  
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



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  
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  
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鬼谷子

終

子彙第九冊